



王蒙谈《红楼梦》(二)

《红楼梦》的言情与政治

王蒙



王蒙速写
罗雪村作

今天的读者，对于《红楼梦》的内容，最明显的印象就是它有两条线。一条是爱情，一条是家政。家政也是“政治”，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正是把齐家（即治家）与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。

谈到爱情，现在有一种说法，说《红楼梦》是古代的言情小说。因为这里头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宝玉和黛玉的悲剧性的爱情，还有宝玉、黛玉和宝钗这样一个三角关系，此外还要加上宝玉对女性的那种泛爱。宝玉没有对哪个妙龄女孩儿不感兴趣过，但是他对黛玉特殊。他对别人略有轻薄，例如与秦钟一起对小尼姑的戏弄态度，但跟黛玉他一个字的轻薄都没有。他随便开一个玩笑引用一下《牡丹亭》或者是《西厢记》里边的话，被黛玉所责备，就马上自个儿深刻检讨，连连认罪。所以说他又有非常专、非常深、非常悲剧性的爱。中国历史上文学名著中写到爱情的不在少数，但其他书籍多半是写才子与佳人的互相吸引、

互相看重或命运变动中的男女伦理义务，没有其他作品能像《红楼梦》那样写出青年男女相爱中如此深刻的精神痛苦与精神价值的追求来。

家政方面，《红楼梦》写了很多家族问题、社会问题、阶级对立问题、金钱问题，特别是一个赫赫扬扬的贵族家族的衰败没落。人际关系问题、社会制度中的问题都是活生生的，相当一部分都和男女有关系。比如说贾赦要娶鸳鸯做自己的妾，这里头反映的不是男女相爱不相爱，而是封建贵族百无聊赖、腐烂不堪、末日已临的一个征兆。

没有孤立的社会关系，《红楼梦》写到的男女之间的问题都和社会有关，和政治有关，和制度有关，和意识形态上的人间的各种不平等、不公正有关。所以它的政治性非常强。毛泽东主席语出惊人，他说：《红楼梦》是阶级斗争的小说，《红楼梦》是四大家族的兴衰史，《红楼梦》里头有人命几十条，《红楼梦》第四章是整个全书的总纲等等。

而且毛主席引用过大量《红楼

梦》里的话，比如“大有大的难处”。在反修和苏联关系交恶的时候，毛主席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就是“大有大的难处”。这本来是书中贾雨村对贾府没落时的评点，毛主席以此说明其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怕美国，也不要怕苏联，它们越大越困难。《红楼梦》里头就蕴含着这样一种很老到的政治眼光。

还有毛主席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上提出来：现在的世界形势“不是西风压倒东风，而是东风压倒西风”，这话也是从《红楼梦》里边来的。而且妙的是这话是谁说的呢？是林黛玉说的。是薛蟠娶了夏家的女儿，夏金桂这个泼妇把薛蟠这么一个霸王、一个家霸、一个男儿霸整得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于是林黛玉出人意料地以老到的口吻说：一个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

当然，毛主席谈《红楼梦》四大家族的说法也不是偶然的，因为在人民革命阶段，革命方面提出来国民党里头有蒋、宋、孔、陈四大

家族，恰巧这个《红楼梦》里头呢，有贾、王、史、薛四个家族。其实客观地看，《红楼梦》里头贾以外那几个家族没有多说什么，但是毛主席把它总结成四大家族，这个也有趣味，又暗含了联系到旧中国社会的状况。

《红楼梦》里的政治内容、人际关系的内容非常丰富。而且我们要想一个问题，中国有那么多写政治、写军事斗争的书，比如与《红楼梦》几乎齐名的有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，毛泽东呢，他偏偏最感兴趣、提得最高的不是正面写政治军事斗争的“三国”和正面写“造反有理”的“水浒”，而是《红楼梦》的底蕴深厚丰满，中外无双，而好书自己就是一个世界，它自成天地，自有经纬，经得住各种人物阅读推敲折腾，它永远理解不完，分析不完，受用不完。

再如，有人说《红楼梦》的主题是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。但是恰恰《红楼梦》里边的色空观念，要比一僧一道的唱词复杂深刻得多。

在它所谓色即是空的那一部分，比如说写元妃省亲，用此书的说法叫做“鲜花着锦，烈火烹油”，豪华气派高天上，处处写到了极致，同时又写到元妃的凄惨与亲人的无奈，再与后续写贾家的衰落相联系，你确实能体会到色空观念的虚无与悲凉。

同时，曹雪芹写到省亲的豪华福气，他仍然挺怀念，挺牛，他的潜台词是：你别人写不了啊，俺家的荣华富贵原来是多么了不起呀！所以他既是批评性的、谴责性的，又是怀念性的、挽歌性的，叫做百味杂陈，叫做余音绕梁，叫做够你喝一壶、再喝几壶的。



腓特烈大帝二世建造的“中国茶亭”



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，很难说有多少是真实的，又有多少是投射在现实之上的想象建构。历史中西方对于中国的向往，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读呢？

从13世纪至18世纪，欧洲人对中国所抱持的主流态度，可以用一个词语来概括——中国风（Chinoiserie）。“中国风”是一个专有名词，它并非我们如今通常理解的中

艳艳金灿灿亮闪闪的东西，刺绣的丝绸幔帐、真漆柜子、金丝细工饰品、特列安瓷屋……富丽堂皇且富有异国情调，统统令他欢心。18世纪，法国人对表象的华美追求有所退潮，东方设计的奇特和变幻莫测受到推崇，如华托创作的版画《中国皇帝》、于埃的“猴子”系列装饰画、布歇的挂毯《中国集市》等等。它们代表了法国的中国想象，其实与中国的传统美学并无太大关系。

欧陆的这股风越海峡吹到了英国。“到处都是鸟和花”，除了在装饰艺术方面受到的影响，英国自也有其特色，比如活跃在舞台上的那些中国题材剧作。《中国孤儿》（改编自《赵氏孤儿》）不再凄惨深沉、思辨人性，而是充满了夸张的人物动作和神态的更加戏剧化的“大戏”。宝塔和凉亭耸立在英国的

遗失在西方八百年 的中国元素

林 颐

国传统文化的韵味，而是一套以外

部视角想象中国、解读中国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式。英国剑桥学者、艺术史学家休·昂纳（Hugh Honour）在著作《中国风：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）里，通过寻找“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”，全面解析了“中国风”这一概念。

昂纳说：“本书是为那些像我一样的人而写的：我们对中国艺术知之不多，同时又想知道，我们称之为‘中国风’的欧洲风格究竟是怎样出现的，而且为什么会出现。”这段话至少包含两个要点：第一，这是部艺术史著作；第二，中国风是欧洲风格而非中国风格。昂纳更进一步说，“它所表明的一种思想方法，同催生出18世纪哥特复兴的思想方法相仿。”昂纳试图说明，在欧洲，对于中华帝国的理想化认识是如何发展变化的。

很早以前，波斯商人沿着丝绸之路带来了隐约的风声和耳语。13世纪之后，西方人从马可·波罗的游记中获得大量启发，“就像从一个幻想性的异域情调的舞台背景中获得启发一样”。在马可·波罗妙笔生花的叙述里，中国有着宏伟阔大的都城、金碧辉煌的宫殿、繁花修竹的园林、数不清的金银财宝，以及围绕着丝绸、瓷器、茶叶的有品位的高雅生活。关于中国的观念、神话或想象，经由马可·波罗的阐发，以一种强烈融溶的方式混溶现实，赋予现实比其所指更丰富、更复杂、也更扭曲的内容，它们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“中国风”的潮流主要分为两个阶段，即“巴洛克中国风”和“洛可可式中国风”。最初劲吹者都是法王路易十四。太阳王的艺术品位有点类似我们的乾隆皇帝，喜爱一切红

庭园里，周围没有远山近水层峦叠嶂，而是修整整齐的平坦的草坪。它们是居留外地的异乡人，不管多久，与周围环境始终有一种尴尬的隔阂。

当马夏尔尼1793年到达中国，他面对的是一个需要法魅的文化，他不得不丢弃所有的神话与记忆。这对于马夏尔尼、对于中国人，其实都不是令人愉悦的过程。18世纪晚期如此特殊，欧洲和中国都站在十字路口。马夏尔尼的访华经历，熄灭了欧洲几百年的中国热。结构性的坍塌之后，在即将步入的新的纪元里，东风和西风势必造就新的混沌。

在审美的世界里，想象如此具有诱惑性，以至于人跟物跟远方之间，丢失了素朴的真貌，指向物的纷杂理念，以一种魅惑的形式，让此物成为彼物，很少被抵达，很多被错置。至于历史，如同艺术，都是某种程度上的“人造物”。不过，“中国风”的出现和衰落，并不意味着美的走失和文化的断流。我们总是在“想象和误读”之中，不断重建新的认识。



代夫特陶瓷厂生产的彩饰锡釉酒壶，上绘有中国人物形象

刘震云当上阅读大使

张稚丹文 图



“读书可以长见识，一句有见识的话——一句顶一万句。”4月5日，刚刚接过BIBF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，简称图博会）阅读推广形象大使聘书的著名作家刘震云，立即用自己的小说名，替阅读做了个广告。

刘震云幽默地说：“我听说这个工作很好，第一不用坐班，第二不给钱。”他说，其实每个人每天都在面对生活这本书，播弄是非、传闲话的人也是在围观、阅读与已无关的生活，他也会喜欢书里的是非曲折。读书能增长见识。见识是非常重要的，有见识的人并不多。

这是图博会自1986年创办以来首次设立阅读推广形象大使。中图公司副总经理林丽颖表示，刘震云一直关注图博会，从2010年起每年都参与BIBF文学沙龙活动，是BIBF的好朋友。

刘震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，获得过茅盾文学奖和众多国际文学奖项，其作品被翻译成20多个语种出版。国外媒体曾这样评价刘震云的作品：用最幽默的方式来表达最深刻的哲理，用最简约的方式来描写最复杂的事物，用最质朴的语言来搭建最奇妙的艺术结构。2016年，刘震云的两部作品《我不是潘金莲》《一句顶一万句》分别由导演冯小刚和刘雨霖执导搬上银幕。

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由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创办，已成为世界第二大书展，是目前亚洲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书展，每年吸引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400多家中外出版企业参展。今年图博会将于8月23日-27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。

与书为伴 岁月馨香

王文莉

7岁的时候，读到一本名叫《十粒米》的连环画。虽然认字不多，我还是磕磕绊绊地看完了全文。这本书让我明白，课堂之外还有另一个精彩世界。于是，我尽一切可能地搜集课外书，当时读到最多的是《西游记》和《三国演义》系列连环画。我对四大名著的最初认知，就源自它们。

9岁那年的寒假，姐姐拿回几本《收获》《小说界》《钟山》。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，我立刻被这些厚厚的文学刊物吸引。第一次读方方的《风景》，我怀着既害怕又好奇的心情坚持读到结尾，当晚吓得不敢独自睡觉；读陈忠实的《康家小院》，对里面那句“男人是耙耙，女人是匪匪”的俗语似懂非懂却印象颇深；读路遥的《黄叶在秋风中飘落》，被卢若琴的善良深深触动。之后每年寒暑假，我都会把这些文学杂志翻出来，认真地重读一遍。在那个没有电视和网络的时代，除了收音机里的评书和广播剧，能为我打开外部世界窗户的，就是这些百读不厌

的文学杂志。

一直到五年级，我才接触到《格林童话》和《天方夜谭》，这让我童年的读书生涯达到圆满。我恍然大悟：世界上竟然还有一种名为童话的文学体裁！参加工作以后，我最先买的书就是全套的《格林童话》和《一千零一夜》。因为喜欢一些警句和哲思短语，我将《罗兰小语》《沙与沫》《古檀迦利》里面的句子，工整地抄录在日记本上，空闲的时候就拿来熟读，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很多年。

参加工作后，每月除了基

本生活费，买书成了我的首选支出项。记得自己邮购的第一本书，是贾平凹获得美孚飞马文学奖的作品《浮躁》。收到书后，我细心地用报纸包了一层书皮，小心翼翼地贴在扉页写上自己的名字和购书日期，然后才如饥似渴地读起来，那种喜悦和满足感至今历历在目。慢慢地，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喻世明言》《聊斋志异》《镜花缘》《傲慢与偏见》《悲惨世界》《红与黑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飘》等中外名著，也陆续地被我收入囊中。法国哲学家阿兰有句名言：“书籍是幸福时期的欢乐，痛苦时期的慰藉。”这些书籍带我走进世界的不同角落，遨游在不同时空和文化精粹里，也让远离家乡的我多了一份精神慰藉。

与书为伴，拓宽了我的眼界和思维，也让平凡的日子溢出一份温暖和馨香。

我与书

学术亦有浪漫

·旧书新读·



赵富海

纪20年代外国学者的“中国文化西来说”。他认为，黄河流域是我国早期农业的发源地，我国古代关于农业起源的传说多发生在此地，并把

在黄河流域首先栽培的一种谷物稷（可能是黍或粟的一种）奉为农神。严文明主要是研究中国史前文化。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区。比如说在山东，有的叫海岱地区，有大汶口文化、龙山文化，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文化；在江浙地区长江下游，有良

渚文化，也是非常强势的文化；还有长江中游的屈家岭—石家河文化。前些年在燕辽地区有一个红山文化，也是非常有名的。这些文化发展到后来演变为山东的齐鲁文化、江浙的吴越文化、湖北的楚文化，还有四川的巴蜀文化。为什么它们之后会形成一个中华文化、华夏民族？因为它有一个核心，这个核心就是我们讲的中原地区，而中原地区的核心就是嵩山。

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

瓣花朵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，尽管那时中原文化比较寂寞。在中国的版图上，中原居中，汉、隋、唐、宋大一统王朝建都都在中原，“昔三代皆居河洛之间，”夏、商、周三代也建都在中原。其周围的甘青、山东、燕辽、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是第一层花瓣，再外圈的文化区是第二层花瓣，而花心中原文化区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，也起着向周边文化区的文化辐射作用。

中国历史在世界上是非常特殊的。在世界几大古文明中，只有中国文明是持续不断地发展，从来没有中断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在于“重瓣花朵式”的结构。什么叫重瓣花朵？就是这个花不是一个单瓣的花，它有一个花蕊，里面有内圈的花瓣，还有外圈的花瓣，是有核心、有主体、有外圈的一个整体，所以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。这种结构是一种超稳定结构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生生不息、虽然有跌宕起伏但仍然能够一直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。